

莫迪亚诺：熟悉的陌生人

1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他凭其记忆的艺术，再现了人类难以把握的宿命，并揭示了(法国)被占领时期的生活世界。”近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然而，在互联网上，关于莫迪亚诺的采访资料却很少，至少英文报道没有那么多。按照法国媒体的报道，这位狮子座的男人不喜欢接受采访，总是躲着别人试图打在他身上的光。其他作家去他的家里拜访的时候，总是他的妻子去开门，他则略显害羞地躲在妻子身后。“虽然他不喜欢宣传自己，但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无价的。”有人这样评价他。

得知自己获奖时，莫迪亚诺正在散步，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他吃了一惊，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自己在做梦，我不明白为什么选了我，1957年法国作家加缪得奖的场景我还记得。”

在生活中，莫迪亚诺却是一个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的人。和平日里的低调一样，莫迪亚诺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他承认获奖让他觉得有点不真实，他还说他想把这个奖献给瑞典，因为自己的孙子就是在瑞典出生。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在领奖时发表演说，他说如果可以让他照着写好的稿子读的话。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祝贺，他在声明里说：“莫迪亚诺是第15位获得此殊荣的法国人，证实了我们伟大的文学影响。”

2 父亲的故事 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

这位被认为是谦虚的、喜欢收藏仿古家具、书房里堆满历史书的69岁男人虽然出生在法国，但他的父亲拥有犹太和意大利两种血统，母亲是比利时籍演员，他们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相遇并结婚。莫迪亚诺1945年7月30日出生于法国巴黎西南郊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莫迪亚诺家境富裕，这大概与二战期间他的父亲从事走私活动，战后又金融界工作有关。他自幼与弟弟鲁迪相依为命，不幸的是，鲁迪在10岁时患病去世，给莫迪亚诺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形成了他“怀旧”的情怀。

父亲在战争时期与德国警察相勾结的经历似乎是莫迪亚诺一生都无法解开的一个巨大心结。二战时父亲所受的委屈和各种混乱，让莫迪亚诺一直难以忘怀，他只好用写作来宣泄心中压抑的情绪。但每完成一部作品，他却发现心中依然被没有打开的、未能解锁的部分所盘踞。父亲的故事像鬼魂一样将他缠绕，看不清、不了解，但就是离不开。

于是，莫迪亚诺开始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生下来的时代决定的，而他的命运，则是由二战时的巴黎所决定的。他用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力来安慰着自己，在作品里“寻找”和“回忆”。这样的成长背景，也让他笔下的很多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莫迪亚诺自己显然也是有秘密的人，好比他此前一直说自己出生于1947年，直到2007年才说自己出生于1945年。

对自己的出生年份都如此隐瞒，显然是为了不被贴上“占领期孩子”的标签。至于他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秘密，显然并非外界所能了解。



莫迪亚诺在新闻发布会上

3 小说中的人物 总是在“寻找”与“回忆”

在童年时，莫迪亚诺就表现出创作才华，10岁开始写诗，十四五岁就涉足小说创作。1965年他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一年后辍学，专事文学创作。1968年莫迪亚诺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星形广场》，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当年的罗歇·尼米埃奖。

如果仔细翻看莫迪亚诺的获奖记录，就会发现，人家本身就是“汗血宝马”，绝不只是“黑马”。1969年，他的作品《夜巡》获钻石笔尖奖；《环城大道》于1972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1975年他的作品《凄凉的别墅》获书商奖；1978年以《暗店街》一书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在1984年和1996年，莫迪亚诺因他全部作品分别获得彼埃尔·摩纳哥基金会奖和法国国家文学大奖。

2010年他获得了法兰西学会颁发的表彰其终身成就的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这一奖项为他赢得了高达30万欧元的奖金。

与一般诺奖得主作品叫好叫卖相反，莫迪亚诺的小说不仅是业界首推的标杆读物，囊获法国国内的所有本土奖项，而且在法国的市场非常好，每本新书一出来就能卖到十几二十万册，尤其受年轻人喜欢。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表示，莫迪亚诺的名字在法国家喻户晓，可以被誉“当代普鲁斯特”，而他的文字更具可读性，作品与后者相比要短得多，“他的作品就130到150页，语言也非常好懂，可以下午读一本，晚上再读一本。”

莫迪亚诺的作品被认为带有侦探小说的味道，读者总是被引导着想要一直读下去，从而解开谜团。这一特征在《地平线》和《暗店街》中都体现得很明显，甚至在后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本身就是一位私家侦探，但他遗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不断寻访与找寻。

这种找寻到了2005年终于从小说回归到了自己的家族中，这一年莫迪亚诺出版了回忆录《家谱》。选择这样的书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在书写的是家人在自己生活中的影响力，而不是在写他自己。“在这本书里，我谈别人干的事比谈自己干的事要多，特别是谈我的父母干了什么，以及他们对我干了什么。”

莫迪亚诺迄今共出版了26部长篇小说。他被誉为“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与曾获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及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文学三星”。

4 个人经历使作品阴郁萧瑟

莫迪亚诺的作品有些阴郁，就像《暗店街》里丢失记忆的年轻人，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里，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天气，总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这种萧瑟的气氛最终弥漫了几乎他全部的作品。

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曹丹红指出，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主题，这真的跟他从小就处于几乎被父母遗弃的状态，唯一的弟弟过早夭折、自己一次次被送往寄宿学校、父母长期分居并最终离婚的经历没有关系吗？

曹丹红说：“在小说中，他总是一次次地提到，人物被黑洞一样的过去追赶，这个过去有时幻化为一个神秘的跟踪者，有

时幻化为一位没有人性、只知索取的母亲，有时又幻化为少年时代做的一件傻事。这个过去始终无法被埋葬，它一直在窥视着，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举将人物吞噬。”

莫迪亚诺曾说过：“我的小说就是一部部臆想的自传。”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周婷分析称，由于小说作者是在战后出生，本身并没有经历过二战，而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与他很少见面的父亲又相与盖世太保有染(曾被捕关押在集中营，后来被盖世太保开车的司机所释放)，因此作者在对父亲以往活动所知甚少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描写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想象。

5 希望续写《德鲁德疑案》

除了文学外，莫迪亚诺还涉足了电影圈。1974年，他与著名导演路易·马尔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拉孔布·吕西安》，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除此之外，在《一路顺风》《犯罪家谱》《伊玛娜的香水》等影片里，他都担任了编剧工作。莫迪亚诺自己还有过现身银幕的经历，在拉乌·鲁兹导演的电影《犯罪家谱》中，他饰演了Bob一角。2000年，他还曾在第53届戛纳电影节上当评委，当年的评审团大奖是姜文的《鬼子来了》，最佳导演是台湾导演杨德昌，而影帝则是出

演《花样年华》的梁朝伟。

当然，比起影视剧，莫迪亚诺显然更热爱阅读。他喜欢很多诗人，如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阔比埃、查理·克罗、日耳曼·努沃、阿波利奈尔等。他想用原文阅读奥地利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的作品；他想成为17世纪法国作家普莱服神父所写的《玛依·列斯戈》一书里的主人公格里厄；他也想将狄更斯死前没能写完的《德鲁德疑案》一书续写完成。或许文学就是他真正的归宿，在其中他的所有秘密都得以释放。

6 作品曾影响王小波、王朔等作家

莫迪亚诺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有十多种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其中《暗店街》更是有了4种译本之多。应该算是被接受度最高的法语世界作家之一。

除此以外，莫迪亚诺译入中文的单行本作品还有《青春咖啡馆》《地平线》《八月的周日》《夜半撞车》等多部。2011年，《青春咖啡馆》的译者金龙格因此译著获得傅雷翻译奖。

有意思的是，莫迪亚诺还得过中国的文学奖项——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奖(获奖作品是2003年的作品《夜半撞车》)，不过他并没有到中国领奖。

因为译介颇丰，莫迪亚诺对中国作家亦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王小波在《万寿寺》开篇便提到莫迪亚诺的《暗店街》，言辞之间对莫迪亚诺推崇备至。此外，受到莫迪亚诺的“青春消逝”影响的还包括王朔，王朔承认自己是受了《暗店街》一书的影响，才写出了《玩的就是心跳》。这两位京籍作家作品中充斥的文学告解，确与莫迪亚诺作品中时常表现的人生的种种不确定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综合)